

一部收藏界的《红楼梦》
买家与卖家的博弈较量
刘军◎著

古玩城

与老茶馆

沉寂收藏界20年，与当今著名的
收藏界大腕过从甚密，惊爆收藏内幕……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刘军◎著

古玩 与老城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玩城与老茶馆儿 / 刘军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0. 1
ISBN 978 - 7 - 5008 - 4644 - 4

I. 古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0286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120

电 话: (010)62350006(总编室) 82075964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62045450 62005042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450 千

印 张: 26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第一章



凡属难能皆可贵，一到如愿便平常。世间的
稀罕物之所以精贵，就因为难能。

——琦老爷子

大雅斋老茶馆儿贴出招聘告示的第七天，星期六下午，店里来了两个姑娘应聘。说良心话，这么多天来，这还是头一次来了两个有模样的人。一个长得像电视剧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里的宜妃，带点儿洋味。一个长得像电视剧《刘老根》里的山杏，更多一点儿妩媚和纯情。尤其两个人都是二十上下的年龄，所以，也便更多了一点儿妙不可言的韵味。

老茶馆坐落在市中心古玩城的旁边，是栋百年老房，青砖灰瓦，前廊后厦，猛一看有点儿像老北京的四合院，只有一进院子，中间是个小天井。房子楼上楼下，雕窗画栋的。虽说漆蚀早已剥落得看不出眉眼，但依然能让人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沉穆，让人想见当年的气势。老辈人说，这是前清时候云南一位道台给他家的老太爷修的。最兴盛的时候，住过几十口子人呢。民国以后，家道中落，便开了这么间茶馆。因为位居闹市，既卖茶水，也卖茶叶、茶具，倒也兴旺。门上的匾额，则出自出身云南的民国总理李根源手书。据说，当年连朱德、西南联大的梅校长、著名教授闻一多也在这儿买过茶、喝过茶呢。昆明是个历史文化名城，最讲究包容，说什么都有人信。昆明人就像那普洱茶似的，醇厚，朴实，不爱往远处走，安于现状。于是，这一切都传得有鼻子有眼儿了。

“嘿，两位妹子，里边请！”老掌柜琦老爷子的儿子小梁子今天显得格外热情：“来应聘的，是吧？”他冲着柜台挥了挥手道：“小美，赶紧看茶。来，两位里边坐。”

小梁子今年已经三十了，模样长得很像电影演员梁天，为人鬼精鬼灵的，似乎浑身上下都长满了心眼儿。他还没成家呢。见着这么两个出挑的姑娘，能不热情嘛。

两个姑娘落了座，小梁子把茶杯往她们面前送了送，熟络地操着一口南不南北不北的口音问：“今儿个，这是打哪儿来啊？”

长得像山杏的那个姑娘老实，脸边一红，先低下了头。倒是那个洋气点儿的姑娘大方，道：“是人才市场介绍我们来的。我姓滕，单名一个字‘云’。滕云。不过，不是



腾云驾雾那个‘腾’，是藤条的‘藤’，去掉草字头。二十三岁，属牛。她叫字蔷，写字的字，蔷薇的蔷，大我一岁，云南大理的。哎，大理什么地方来着，对了，祥云，大理祥云。还有什么要问的？”

“听出来了，陕西人，没错吧？”小梁子往桌角一坐，点上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玩味地说道：“应聘，好啊。只是我们这号小店儿，真怕装不下你们这号大菩萨呢。”

滕云眉梢一挑，尖刻地问道：“这算是拒绝吗？”

“怎么能叫拒绝，这就是说，收下了。”小梁子大大洒洒地说：“没问题，这事儿，我说了算。”

“什么你就说了算啊！”一个声音猛的从他身后响起。说话的是个手握紫砂壶的老者，七十上下岁模样，短发，白胡子，身材微胖。冷不丁一看，活脱就是电视剧《东北一家人》中李琦扮演的老爷子。说出话来，竟然是一口地道的京腔。

“嘿，老爷子，又淘着什么宝了？不会是时大彬吧？”小梁子无论跟谁，说出话来都有点儿油腔滑调、老三老四的劲头儿。

来人正是大雅斋老茶馆儿的老掌柜琦老爷子。老人家今年七十多岁了，身子骨硬朗得像年轻人。关于他的出身、身世，他的来历和经历，甚至他的岁数，都是一个谜。

琦老爷子冷哼了一声，并不看他，而是把两个姑娘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瓮声瓮气地问道：“来应聘的，还是走差门儿了？”

滕云并不答话，而是拿过老人家放在桌子上的紫砂壶，又拿过桌边的铁壶，准备往紫砂壶里加水。只这么一个动作，让老人家看到了眼里，微微点了点头。他拿过紫砂壶，小心地吹了吹，道：“这壶可不是拿来喝水用的。玩意儿，懂么，拿来玩儿的。”

“玩意儿？”滕云有些大惑不解。

“那可不！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玩意儿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玩意儿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有老家伙的玩意儿。明白了？”老掌柜今天的兴致特别好，话也有点儿多，“怎么想起上我们这小茶馆讨生活了？是不是电影学院没考上，一时心血来潮了，闲得无聊了才跑这儿来的，是吧？”

“那咱门口贴的这招聘告示，也是贴着玩儿的，是吗？”滕云伶牙俐齿，反问道，“我们是琢磨，如果您这里我们聘不上，再心血来潮一下，去北京考电影学院。”

“你这孩子还真会说话。”琦老爷子乐了，拿起紫砂壶端详了一会儿，道，“行了，我看不错，留下吧。”

第一眼，琦老爷子就把这俩人看好了。用老爷子自己的话说，人过了五十岁，就可以凭直觉知人辨物了。

“那我呢？”一直沉默不语的字蔷说话了：“你们那告示上好像是说，只招一个人，我……”她看着门外不时走来走去的客人，头一低，说，“我也想留下。”

小梁子口快，接道：“你这样的也不像是来应聘的。这里是茶馆儿，吃开口饭的。看过京剧《沙家浜》没有，阿庆嫂有话：相逢开口笑，全凭嘴一张。就您这，低头不语，沉默寡言，倒透着深沉。就这姿势，干殡仪馆倒合适，不用培训，直接就能上岗。”

滕云冷笑道：“这话您恐怕说得太早了。水深流去慢，智者话语迟，我们还没开口

呢。别忘了，人家可是大理的，她爸爸在下关茶厂干了一辈子。不是吹，人家自打生下来就会喝茶。”

“赶情别人都是喝奶水长大的，她是喝茶水长大的！”小梁子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道，“以前干过这行？”

滕云抢白道：“八成比您的资格老。”

“吹牛！”小梁子膀子一晃，站到了滕云的面前，“她这才多大！我干这行，不是吹，带干不干的，十五年了。”

滕云不紧不慢地微微一笑，把一杯茶递到了小梁子的手上，道：“十五年，才十五年，那您可就嫩点儿了。人家打四岁就开始跟她爸爸学茶了。再者说了，您有茶艺师证书吗？”

小梁子抬高了嗓音：“证书？什么证书——我要那玩意儿干什么，闹事儿！那玩意儿，花一百块钱，小摊上能抱回一摞。看清楚了，我们这大雅斋老茶馆儿就是证书，你们满昆明城四处打听打听，东南西北，男女老少，有谁不知道我们大雅斋老茶馆儿的么！”

琦老爷子微微一笑，随手从身后的一排茶罐子中抓了一把茶叶，放到了一个小盘子里，摆到了桌上，不动声色地冲着字蔷说道：“那你说说，看这是什么茶？”

字蔷只略扫了一眼，便说道：“您还是让他先说。这位大哥不是干十五年了么。”

小梁子大大洒洒地回道：“我先说就我先说，不用看，闻一下就知道，这是勐海的大宜生饼，五年的货。”

字蔷不动声色地给了一句：“您最好再看看。”

“不用看，我经手的货，我还不知道。”

字蔷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生饼没错。不过我看，这是版纳州的州庆砖，零二年的茶，零三年压的饼，今年，该是第六个年头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虽说今年茶市的行情不好，可这种茶的公斤饼，现在的市场批发价，应该也不低于四百元。”

小梁子颇不服气，撇着嘴嘲弄地说道：“嘿嘿嘿，还零二年的茶，零三年压的饼，说得倒挺仔细，有鼻子有眼儿的。姑娘，错啦，这绝对是大宜茶，我敢跟你打赌，如果……”

老爷子鼻子一哼，恨声对小梁子说道：“早就说了，让你踏踏实实地学学茶经，不听，就这么整天混，不务正业。还打赌呢，打赌能把你的脑袋输没了。你再看看，这是大宜茶么——这不是前年茶博会前我和你姐夫专门进的那批版纳的州庆砖嘛！”

小梁子有些尴尬，抓抓头皮苦笑道：“得，我说不过你们——知道你们都看我不顺眼，都嫌我多余。古人云，善不掌兵，慈不理财，所以我呀，还是干我的小买卖吧。”

话音刚落，只听边上的门一响，一个中年人满脸堆笑走了进来，手里也捏着一个紫砂壶。冷不丁一看，简直就会以为是著名的演员冯巩跑这儿来体验生活了呢。显然，他已经听到了这边人说的话，进来就问两个姑娘：“哈，应聘的来了！你们有证书么，茶艺师证书？来我们大雅斋喝茶的，难伺候着呢，一个比一个明白，全是行家。个顶个的，嘴都特别刁着呢！稍微有点儿什么，一下子脸上就挂相呢。”

滕云一见这中年人，马上吃惊地说道：“哟，您不演小品，跑这儿当掌柜的来啦？”



“演小品那是咱的业余爱好，业余。”中年人一看就是个随和的人，自嘲地一笑说：“你们是不是也打算上这儿体验体验生活？如今这么出挑的女孩子，大街上已经很少见了，连电影学院都招不到呢。到我们这不起眼儿的小庙来，不怕屈才了吗？”

小梁子一见这位中年人，讪讪地一哼，道：“行了，既然冯掌柜来了，那就你们定吧。看明白没，张罗半天，我也是瞎操心。”

中年人和颜悦色，道：“我就坐在门口小桌，听半天了。就你们俩吧，我看行。小梁子，马上给办个合同，请两位打明日起上班。头一个月算试验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试验试验你们，你们也试验试验我们。俗话说，这叫……磨合。一个月做下来，要是行了，双方都觉着合适，咱们再签正式合同，办那些个保险啥的，如何？”

滕云高兴得直拍手。

“我是茶馆的经理，姓冯，冯中华，叫我经理也行，叫我老冯也行。叫我叔叫我哥什么的都行，没问题。”冯中华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，道，“老规矩，工资先按每个月一千五百块钱拿，试验期打七折。楼上有空房，吃住我们这儿全管了。可就是有一条先说明白，我们这儿小门小户的，比不了人家的那些大企业，还有个节假日啥啥的。咱这属于服务行业，人家越闲的时候咱们越忙，从来没有礼拜天。什么时候闲了，那就等于放假。什么时候忙了，那就算加班，给加班费。再者说了，这旁边什么大商场大饭店的多得是，想买什么，一转身就办了，方便。你们看，中不？”

滕云忙说：“没问题。”

“如果没问题，那这里可就拿你们当家里人对待了。”冯中华和颜悦色地说，“今后，如果肚子里边有什么话，受了什么委屈，都甭憋着，说出来。总之，我们拿你们不当外人，你们就拿这儿当个家。既然走到一起了，就是缘分，是不是这么个意思？”

“没问题！”滕云答应得特别痛快。顿了一下，她看着挂在房中的几幅反书的大字，疑惑地问：“有个事儿，不明白。”

“您说。”冯中华特别把个“您”字说得很响。

“为什么这里挂的字儿，都是反的，看着特别怪异。”

“这不是透着好玩儿吗。”冯中华嘲弄地眨了眨眼，道，“咱这是打小儿不好好学习，右手让板子打得拿不住笔，没招儿，只好拿左手写了。于是，一看见这字儿，就知道不好好学习的下场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滕云连连摇头，根本不信。

小梁子得意地说：“听他在那儿乱谦虚呢！咱们冯掌柜的这左手反书，正经得的是颜真卿大字麻姑仙坛记的真髓，全中国不排第一也排第二。上景星街的字画店访访，卖四千块钱一幅呢。”说着，他拉过滕云走到旁边的一面镜子前，指点着说：“你从这儿看，就看出意思来了。”

果然，从镜子中看去，墙上的反书变成了正的，“上善”两个大字淋漓酣畅，显得格外遒劲。

“真棒！”滕云开心地说：“什么时候也教教我，真好玩儿。”

冯中华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有什么可棒的，不过就是一个品种而已，有那么点儿好玩儿罢了。”

老爷子欲言又止,小梁子嘻嘻一笑,刚要说什么,忽听得门外有人叫他,一边答应着一边向门外走去。

两个姑娘对面看了看,站了起来。

“那,我们今天先回去准备一下,明天一早过来。”

“别价,着什么急啊!”小梁子站到了门口,道,“两件半破衣裳,有什么好收拾的,咱这儿什么都不缺。这儿就是茶室,过会儿,让咱们这位茶艺师给咱露一手,也让咱们都见识见识。”

琦老爷子也说道:“正好,一会儿我有几个老朋友过来斗茶,你们跟着招呼招呼,顺便也了解一下我们这老茶馆。”

听说有人要斗茶,两个姑娘也来了兴致,高兴地答应了一声,便主动收拾起茶室来。她们眼里头有活,看得出哪里该忙乎什么。工夫不大,已经把几间空出来的茶室收拾好了。正当这时,四五个老馆儿笑吟吟地迈着方步一起进了门。最好玩儿的,是每个人的手上都捏着一把紫砂壶。

斗茶是大雅斋老茶馆儿的一项流传已久的活动,几乎每个月都要搞上一次。参加者都是对茶道有点儿研究的行家。其规矩一是各人带各自的茶来,冲好了让大家品。二是要能说出这茶的来历出身,说错了即使茶好也得出局。谁斗赢了谁就是擂主,直到有人把他比下去为止。否则,“茶爷”这顶桂冠就可以一直戴下去。

今年自打正月十五那场斗茶让秦教授掐了尖儿,到现在已经斗了五场了,秦教授都是稳操牛耳,搞得吴胖子几个恨得直咬牙根儿,却也无可奈何,表面上还得一口一声茶爷叫着。这是老规矩,既然输了就得服气,就得低头俯首称臣。否则不但人前人后没面子,人家也再不跟你玩儿了。

几位老馆儿推让了一番落了座,秦教授因为是茶爷,当仁不让地坐了主位。这秦教授是大雅斋的常客,今年七十多岁,退休前在云大当教授,教了一辈子的书。人长得不但个子大,而且大手大脚,眉毛头发都特别浓。说出话来底气很重,瓮声瓮气的。

小红是经常跟着伺候“角儿”的,那边早把一切准备好了,水也烧开了。几位老馆寒暄了几声,各自从口袋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茶,神秘秘地放到各自带来的紫砂壶里。

照例,是茶爷点将,让谁开始谁先开始,不能推脱。而茶爷的最大特权,就是可以最后一个上阵。秦教授放好了茶,手搭在自己的那把紫砂壶上,看着吴胖子说:“看您急得那样儿,还是您先入为主吧。”

吴胖子今年刚过六十,身材很胖,红脸膛儿,大肚子,秃顶,侧面一看,倒像是庙里的弥勒大肚佛。他去年从银行退了休,然后就成了大雅斋风雨无阻的常客。

听秦教授这么一说,吴胖子冷哼了一声,闭了闭眼睛,微微一笑,不紧不慢地说道:“我来就我来,怕什么。”

说着,他拿起茶台上的电水壶,动作麻利地把自己带来的紫砂壶烫了一遍,然后,又把里边的茶认真地洗了两遍,这才正式冲了一壶,得意地把紫砂壶放到了茶台中央。

小红给几个老馆儿每个人的面前倒了一杯。



立时，场面显得庄严了。

“来吧，各位！”吴胖子的声音中含了一丝无法压抑的得意。

一向不爱说话的陈老板先拿起了杯子。他先拿下杯子口沿上扣着的闻香杯，深深浅浅地仔细闻了一会儿，然后抬起头来看着天，似乎在回忆遥远岁月中的故事。接着，又细细地打量杯中茶的汤色，足足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把杯子里的茶含到了嘴里，又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徐徐咽下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“吴先生从哪里搞到的广云贡饼，倒是稀罕得很呐！”

“陈先生果然好口味，什么都瞒不过您。”吴胖子面带从容，不卑不亢地说：“不知道秦教授感觉如何？”

秦教授拿起杯子，随意地看了看，一口把杯中的茶喝了，咂了咂嘴道：“没错，是三级茶菁三分熟的干仓广云贡饼，云南的茶叶，广东人压的饼，铺毫多梗，存期最多四十年。可惜，茶气太弱了，如果咱们这斗茶就只能在这个水平转悠，真就没大意思了。”

说得丝丝入扣，吴胖子身子动了动，没有了脾气。秦教授看着老陈说：“等什么呐，还不露露您的宝儿？”

陈先生是位退了休的老干部，比秦教授小两岁，以前在省政府当过十多年处长，平素话不多，显得有些木讷。听秦教授这么一说，便动作熟练地泡好了自己的茶，小红把方才用过的杯子重新烫过，又斟上了陈先生的茶。吴胖子手快嘴快，马上把自己杯中的茶喝了，觉得还不大够意思，又要了一杯，喝了下去，琢磨着说：“这……该不是大黄印吧？”

秦教授也喝了陈先生的茶，冷笑道：“什么大黄印，就您那嘴还喝茶呐，凑合着弄口当年的七子熟饼对付对付完了。”

吴胖子有些不服气，看着坐在边上的琦老爷子道：“我可觉得就是大黄印，要不，琦老爷子您尝尝。”

“不用尝，反正肯定不是大黄印。”琦老爷子不动声色地说，同时，挪过自己面前的杯子，转身递给了身后的字蔷，道：“就请我们新来的小姑娘试试，如何？”

字蔷也不客气，微微一笑，小心地呷了一口茶，马上道：“茶气很强，茶韵很老，味道微甜，舌面生津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典型的六十年同昌黄记蓝圆茶。”

“产于何处？”秦教授目光炯炯地问。

“倚邦茶山。”

闻声，坐在边上的琦老爷子脸上也露出一丝得意。

边上的陈先生也笑着点了点头。

品完了余下两位的茶，终于轮到秦教授了。

作为茶爷，秦教授对这个名头是很看重的，自然格外上心。他一切都是亲自动手，烫壶烫杯洗茶整套程序一气呵成。茶汤泡好，他不但给周围每人面前摆上了一杯，还特意给字蔷送了一杯。然后，看着吴胖子嘲弄地一笑道：“怎么样，喝出点儿意思来了吗？”

“茶气这么强，您这……是不是车顺圆茶？除了易武正山的茶菁，别的地方没有这么强的茶气和那股子野樟香。”吴胖子吃力地说，显得心中不那么有底气。

秦教授又看了看字蔷道：“你看呢？”

字蔷也不客气，马上回道：“茶韵幽陈，舌底鸣泉，茶气霸道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用的是易武正山的茶菁。不过，车顺圆茶用的都是四至六级茶菁，味道稍杂。而这杯茶味道醇厚，没有一点儿杂味。”说着，她又拿起一片泡过的茶叶，摊在茶案上看了看，肯定地说：“这应该是茶中之王的福元昌圆茶。”

秦教授大叫了一声好，激动地说：“这才叫青出于蓝呢，说得一点儿没错！”

立时，耿耿于怀的吴胖子也没了脾气。

房中又热闹了好一阵子，看着高潮已过，琦老爷子悄然离开，回到了柜台旁的房间里。进屋刚坐下，小梁子便进来了。方才的一幕他看得清清楚楚，对新来的这两个不起眼的小姑娘自是赞不绝口，眉飞色舞地比画了一阵。这时，有人敲门，没等答应，一个秃脑袋探了进来。

“哟，赵哥，有事儿？”小梁子迎过去问道：“淘着什么宝了咋地，后脑勺都发亮！”

秃脑袋名叫赵大河，个儿不高，光头，今年四十多岁，昆明人，家就住在古玩城附近，夫妻两个开了个小礼品店，由于位置不错，生意也还过得去。平时，都是他老婆在打理，他则是个甩手大掌柜。平素没事了，就爱到古玩城转悠，是古玩城的常客。

听小梁子这么一说，秃脑袋神秘地一笑，道：“嘿，刚嘀咕了点儿东西，想找掌柜的给掌掌眼。我是说，你们要忙，我过会儿再来。我就在门口那间房喝茶。”

“啥好玩意儿，整那么神秘干吗？”小梁子把门拉开，道：“自己人，没外人，进来吧。”

秃脑袋膀子一闪进了屋，坐下了，随手拿出一面锈蚀斑驳的铜镜，递给了小梁子，道：“你看，这是不是块汉镜？”

小梁子接过那面铜镜，随便看了一眼，便丢到了茶几上，轻蔑地一哼道：“这东西，一看就是那号铅多锡少的宋仿，根本不值钱的。真正的汉镜唐镜那花纹多伶俐啊，再看看你这东西，规制是汉的不假，可纹路粗糙，说你这是宋仿已经是抬举了。搞不好，说不定是河南哪个村里造的假呢。多少钱奔的？”

“一百块。”

小梁子一拍大腿，高声说道：“嘿，一百块，也就能将就个材料钱。你不会就为这个找我吧？”

秃脑袋嘿嘿一笑，一脸得意，小心地捧出一个布包递了过去。小梁子伸手要去接，琦老爷子重重地冷哼了一声。小梁子伸出去的手又赶忙缩了回来。

“没记性！”琦老爷子上前一步，道：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凡是易碎的东西，都是不能手过手的。万一摔了，算谁的？”

说着，他往面前的桌子上做了个手势。秃脑袋明白，把那个布包小心地放到了桌子上。

“还是你自己打开，我们也开开眼。”琦老爷子凑上前来，看着那个布包说：“不会又是陈鸣远、顾景洲吧。”

秃脑袋诡谲地一笑：“比那值钱，陈曼生！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小心地打开了布包，把一只样子古旧的紫砂壶摆到了桌子上，又



道：“您给掌一眼，看东西对不对。”

琦老爷子从桌上拿起那把壶，随意看了看，又放回桌上，淡然一笑，推开门，把门外的冯中华叫了进来，对他说道：“赵先生刚收了把壶，还是你给看看吧。”

冯中华不以为然地一笑，拿起那把壶看了看，嘴里说道：“好家伙，陈曼生！光这个礼拜，已经有八个人拿陈曼生让我看了。最能整的是上礼拜天，一玉溪那边乡下的农民，愣是拎了半袋子的紫砂壶，口口声声非说是‘曼生十八式’——那姿势，长得倒像曼生十八式！”

秃脑袋讨好地笑了笑，道：“那您看我像那农民吗？不是吹，玩紫砂我也玩十多年了……”

小梁子凉凉地插了一句：“八成打眼也打了十多年吧。”

秃脑袋显得有些不服气，道：“要说打眼，开头是有，可这几年没有了。我的原则，是宁可错过真的，不可买到假的。凡是看不准的，一律歇菜。老掌柜的，您再给看看，走一眼。是一乡下老汉拿来的，我瞧着这东西确实不赖。您看这器型，这包浆，这手头……”

“那是，当然都不赖，赖了蒙谁去啊！”小梁子说起话来宛如看破红尘，独笑世人痴的高人。

冯中华把那把壶又看了看，放回桌上，让琦老爷子看。老掌柜的拿起壶，拿下壶盖，把壶翻过来反扣在桌上，眯起眼睛看壶口和壶嘴是不是成一条直线。然后把壶拿到手中，闻了闻里边的气味，接着扣上了盖子，试了试盖子盖得严不严。

“多少钱拿的？”琦老爷子问得随意。

秃脑袋看着琦老爷子的眼睛，道：“开价要八百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还半天价，最后少了二百不卖。”

琦老爷子把壶放到桌子上，双手在壶盖两边压了压，冷冷一哼说道：“听见了么，这壶身和壶盖在一起还直打呱嗒板儿呢，不平。别忘了，那陈曼生可是一代宗师大家，他和当时顶尖的制壶高手杨彭年联手，能做出这路活计吗？丢多大的人不说，这得现多大眼呢！”

秃脑袋听琦老爷子这么一说，方才的得意劲儿一下子没了。拿过那把壶，依照着老爷子的动作自己也试了试，果然正如老爷子所说，壶盖和壶身不那么对劲儿。

“刚才……没留意……”秃脑袋的声音低了许多。

琦老爷子不动声色地看着这把壶，口吻轻蔑地问：“你说，这要是装水，能不往外漏吗？”

秃脑袋尴尬地一笑，回道：“猛一瞧，这东西还真地道，确实有那么股子沧桑感，像是件儿老东西。可再一细琢磨，又总觉得哪儿不那么对，这才想让您看不是。”

“给钱了吗？”

“还没给。不过，反正就二百块钱，只当玩。”秃脑袋故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

“玩儿？”琦老爷子冷冷地说道：“放着古玩城那么多好东西不玩，弄个这，真是有钱烧的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买都买了，终不能再给人家送回去，屙出的屎还往回缩，那成什么人了。”

“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我随便问一句：这玩意儿，打算出手吗？”老爷子突然问。

“老爷子看着好？”秃脑袋忙问。

琦老爷子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什么好不好的，只是看着这壶的造型多少还算有点儿意思。或者说，有那么点儿想法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就拿着玩。反正我们是开茶馆的，添一把不多，摔一把不少。况且说了，古董这行，别管多大的人家，向例没谁光收藏不出卖的。不爱玩儿了就出手，一把一利索，常项。”

“这……”秃脑袋有些迟疑。

按常理，既然老人家已经知道是假的了，就不应该这么说话了。老茶馆靠着古玩城，淘宝的机会多了，何苦弄把假壶玩儿呢。或许说不定，这其中有些奥妙。

见秃脑袋迟疑，琦老爷子不再说什么，把壶放回桌上，朝着门外喊了一句：“雨含，泡茶！”

立时，一个面目姣好的少妇沉着脸，提着一把中号的开水壶进了屋。冯中华主动迎了过去。少妇显得和他有什么过节，故意转过了身子，弄得冯中华有些尴尬。

见状，在边上的字蔷连忙站起来走了过去，声音甜悦地说道：“您坐着，还是我来吧。”

房间里茶具倒是现成。字蔷动作熟练地拿过大号的飘逸杯，放好了茶叶，洗了两遍茶，然后把牛眼大点儿的玻璃小杯子整个烫了一遍，用木镊子夹出来，摆成一排。拿过透明的玻璃杯，把茶倒好，看了看里边近似琥珀色的汤色，这才把沏好的茶倒到杯子里。然后，又扣上了筒状的闻香杯，翻了过来，小心地送到了琦老爷子的面前。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，一气完成，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
琦老爷子接过杯子，先是打开闻香杯，深深地闻了闻，然后一口把茶喝了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“手段不同，沏出来的茶味道就是不一样，尤其是这普洱茶，更见功夫。”琦老爷子像是在自语，又像是在说给大伙儿听。言罢，他把杯子放到桌上。字蔷手脚利索，马上又续上了一杯。滕云面带得色，看了看大掌柜的，也端起了一杯，递到了秃脑袋手上。

“这……新来的？”秃脑袋看了看滕云，又看了看字蔷，低头揭开闻香杯，深深地闻了一会儿，喝了一口，把茶含到嘴里，漱了漱，咂了咂滋味，在行地说道：“这是郎河的青饼吧？按说，郎河茶这两年才出的名。可看这汤色，怎么也该有四五年了，要不，出不来这股子桂香。莫非……老爷子有先见之明，早几年就把货存下了？”

冯中华得意地说：“《地道战》里不有话儿——各庄有各庄的高招，喝您的就是了，甬打听。”

话音未落，听得一声重重的门响，是那位少妇出去了。冯中华的脸色立时变得越发难看起来。

小梁子悻悻地说：“三天了，我姐这劲儿怎么还没过去啊。不会就因为……”

“因为什么？因为咱太窝囊了呗！”冯中华自嘲地一笑道：“报纸上愣说云南的男



女平等，这不胡说吗？四城走走，什么地方男人能说了算？照说脸面、场面、情面，这三碗‘面’男人向来是非吃不可的。可到了咱们云南，一点儿没脾气。”

小梁子点上一支烟，晃着膀子走到冯中华的面前，嬉笑道：“我还是得叫你一声姐夫。大丈夫，该低头时还得低头。认个错怎么啦？两口子打架，永远没处说理。我姐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爱占个高枝。你就让让她，我就不信缓不过这个乏。”

“装孙子我都装两晚上，还让我怎么着哇！”冯中华倒不避讳，无限委屈地说道，“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就这么点儿事，还能判死罪不成？板着个脸，骂得我都不会惭愧了。”

“您那还叫这么点儿事！我可听人家传，这要是张床在边上，怕就快滚一被窝里去了。”小梁子仍旧一副老三老四的腔调，无论跟谁，哪怕是他姐夫，说起话来也是毫无顾忌。

“谁人背后无人说，谁人背后不说人。”冯中华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反正我行得正，坐得直，谁爱说什么由他说，发昏当不了死，就不信天下还没有讲理的地方了呢。”

小梁子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这要让我说啊，装孙子装两晚上不行，接茬儿装，五天八天，一直装到人家把气消了为止。反正孩子还小，不懂事，也丢不了您多大的人。”

“你这套是跟谁学的？”

“学什么啊，我天生就会。”小梁子膀子一晃，在冯中华的肩膀上拍了拍，说道，“唉，毛主席哪条都好，就是把女人的地位提得太高了。过去人家是争半边天，现在，惦着把咱们那半边也弄过去呢。”

“少说两句能把你憋死！”琦老爷子没好气地给了小梁子一句，扬扬手道，“清官不问家务事。依我看呐……”

说着，老人拿起那把紫砂壶，玩味地说道：“多把心思放到正事上，比什么不好。”

门外有人招呼老爷子，老人家答应了一声，把壶往桌边一放便出去了。秃脑袋忙追过去道：“嘿，老爷子，咱这话还没说完呢，您……”

“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。您呐，拿着东西走人。”说着，老人开门出去了。滕云顺手拿过那把紫砂壶递给秃脑袋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在这一刹那，事情发生了。

紫砂壶虽然还在手里好端端地拿着，可这紫砂壶的壶盖就在这手递手之间，掉到了地上，摔成三半！

立时，房中的空气都似乎凝固了。

小梁子有些幸灾乐祸，抱着膀子道：“刚还跟你们说，这类物件不能手递手，怎么这么不长记性！这回褶子了吧。”

秃脑袋忙道：“你们都看见了，这可怨不上我。我这手刚伸过去，她那儿先撒手了。我……”

“这可就说不清楚了。再者说了，这屋里谁能给你证明。就是闹到公安局，备不住还得说您这是‘碰瓷儿’的呢。”小梁子一副调侃的劲儿，拾起地上的壶盖碎片，吹了吹，往一起对了对，冷笑着摇了摇头，把碎片丢到了桌上，端起一杯茶喝了，哼起了小曲。

滕云有些慌了，求告地看着冯中华，又看了看秃脑袋。冯中华拿过东西又看了

看,问:“刚才您说多少钱拿的,二百?”

秃脑袋忙比画着说道:“就古玩城进大门右手第二家那老程家,挂着‘文馨阁’匾号、专门鼓捣明清家具那家那儿拿的,开价八百,我还半天,还到二百,钱还没给人家呢。想着让您老几位给掌上一眼,只要年头够,是不是陈曼生都不要紧,我就拿了。谁承想,先砸自己手里了。唉,今儿什么日子口啊,怎这么倒霉呐!”

“老程家是不是?程三,我熟。得,这事儿,您交给我得了。”小梁子一边说,一边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来,道:“责任一人一半,您脱不了干系。咱们都是大男人,也不能欺负人家小姑娘是不是?这是一百,嫌少,好,这儿再给您加五十,东西算我的,这成了吧?往后的日子长着呢,抬头不见低头见,您说呢?”

秃脑袋愣了一下,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,接过钱,又嘀咕了一句:“今儿什么日子口啊,怎这么倒霉呐!”说完,快快地出去了。

小梁子仔细地关好了门,得意地冲冯中华笑了笑,道:“怎么样,这活儿干得还地道吧?这傻棒槌,一辈子就惦记发财,可财神爷上门了,愣是不认识,当叫花子打发。”

冯中华拿起那把紫砂壶,仔细地又看了一遍,微微点了点头。又拿起碎了的壶盖看了看,道:“他这盖子,原本就是后配的。”

小梁子道:“我也早看出来。要不怎么说我是你小舅子呢。这么些年的大米饭白吃了?”

冯中华点点头:“东西确实不赖,只可惜缺盖子。”

滕云好奇地凑过来问:“我听出来了。就是说,这东西如果是完整的,值好多钱吧?”

小梁子会意地看了冯中华一眼,对滕云冷笑道:“什么叫好多钱?庄户院里,三千两千就是好多钱了。可到了比尔盖茨或者李嘉诚手上,十个亿八个亿,未必能算得上好多。”

话音刚落,门一响,琦老爷子开门走了进来,手里拿了把紫砂壶,不动声色地放到了桌上。冷不丁一看,和秃脑袋拿来的那把几乎一模一样。

滕云好奇地问:“怎这么多,这不是发财了么!”

冯中华随便扫了一眼,对那两个姑娘说:“头一天来,要不今天先到这儿,你们早点儿回去,明儿早点儿来。虽说昆明人懒散点儿,可就有那么老几位能起早的,一大早就来泡茶馆,一泡多半天儿。有什么不懂不会不明白的地方,问你雨含姐就行了。关键是眼睛里头有活儿,别什么都等着人支使,自己不带劲,别人也生气。”

说到这儿,他忽然想起了什么,转身问小梁子:“昨天跟你说,让你抽空找人把楼上的防水再做做,你找了没有?趁这两天天气好,整好了踏实。别赶得跟去年似的,雨一来连下俩多月,椽子都湿朽了。一百多年的老房子,紧着拾掇就能多挺几年。”

小梁子回道:“找了三家呢,都不愿意接这路活。说是挣钱不多,啰唆不少。实在不行的话,我说到时候买块大号帆布,屋子顶上一蒙完了!反正这号老破房子,指不定哪天说拆就拆了呢,费那么大劲干什么。”

“屁话!”冯中华拿起琦老爷子拿来的紫砂壶,一边看着一边说,“什么叫老破房子。就这,给栋大别墅还不换呢。”



“反正我换。人不能总那儿抱残守缺，故步自封。什么年月了，该进步时还得进步。”说到这儿，小梁子神秘地一笑，又道，“听我一哥们儿说，北京那边有人专门买这号老房子。人家不要你的地，就要房子，一砖一瓦，一木一石，破门破窗烂凳子，什么都搬走，然后转卖到国外，照原样再盖起来。据说，给的钱还不少呢。就咱这院子，起码敲他个四五百万！中国文明古国，老东西太多了，不在乎这一点儿半点儿。外国可就缺这个，上了百年的，连个柴木的破柜子都当宝儿。”

“放你的狗臭屁！”琦老爷子冷下了脸，道，“再早三四十年，昆明的老房子确实是不少，可这些年拆得差不多了，败家啊！就这老昆明，我来了整整五十年了。原先老宅子有多少！可现在呢，掰着手指头数数，袁嘉谷旧居、石屏会馆、马家大院、北门书屋……真是没多少了，敢说整个昆明城里访访，成模样的，找不到三十处了。”说完，竟是幽幽一叹。

小梁子不以为然地一哼，说道：“您跟我发脾气没用。到时候国家给您来个统一规划，拿大刷子往您后山墙大大地写上一个‘拆’字，溜溜您就得拆！这就叫新陈代谢。嘴硬顶不出腮帮子去，真要是‘文革’那阵没收了不发还给您，您还不是一样干瞪眼没脾气！”

琦老爷子冷笑道：“拆——我看他谁敢！没听说过《物权法》吗？”

“可只要人家看上了，您这《物权法》也没脾气，来一句‘城市总体规划’、‘地方服从全局’，让您拆您还是得拆。”小梁子煞有介事地比画着说，“听说新来的这个市委书记仇和，决心大着呢，一门心思就惦记着把整个昆明好好整治整治呢！”

“他那主要是整治城中村，不是我们这种老房子。我看他可是个明白人，对咱们这种老房子，不但不会拆，还会重点保护呢。听说，原来陈圆圆住过的莲花池，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，很快就要免费开放。”琦老爷子自信地说：“如果你当了市委书记，这种混蛋事或许真就干得出来，但凡是是个有远见的明白人，都不会这么干！”

“就咱这风雨飘摇的样子，就不怕影响人家市容？”小梁子神气活现地说道：“还是人家那高楼大厦看着气派，住在里边也宽敞舒服。要是我，早就卖了上滇池路买别墅了。咱这老房子，表面看着还有点儿样子，其实，早糟朽了。一进门，一股子地窖里的窟窿味儿。”

“你懂个屁！”琦老爷子沉着脸说，“玩了这么些年的古董，你是连点儿皮毛都没学到。老房子怎么了，这是历史的见证！这也就是在咱们中国，若是把这房子搬到美国或是欧洲，还成了宝呢！你到四处走走，这昆明城，凡是利用老房子开饭馆的，哪里不是火爆得排不上队，不提前预订根本不行。去过石屏会馆吧，怎么样啊？那地方不小了吧，天天客满，从来没有闲时候。那儿的老板是个女孩子，姓汤，汤萍，可能干了。还有翠湖边上的清代状元袁嘉谷旧居，那儿的老板也是个女的，姓周，都来过咱们茶馆。我听人说了，她们那里整天客人不断，天天爆满，不提前预订，熟人去了都没地方。”

一转身，他忽然发现了桌子上那把摔坏的紫砂壶壶盖的碎片，忙问：“这怎么回事？”

小梁子嘿嘿一笑道：“那棒槌，便宜我了！”

小梁子把方才的事儿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，最后把手一挥，道：“古董这行，不蒙那懂行的，也蒙不了那不懂行的，专蒙那种半懂不懂、似懂非懂的主儿。瞪俩大眼睛那儿装明白，生是不知道哪头炕热乎。”说着，他拿起琦老爷子刚拿回来的那把紫砂壶，随便一看，嘲弄地笑道：“怎么这路货您也要哇，一上眼就看着不真，做的旧儿。您闻闻，还带着皮鞋油的味儿呢。”

琦老爷子拿过那把紫砂壶，里外看了看，问：“刚才那把壶呢？”

“让我收到里边去了。”小梁子得意地说，“我在壶谱上见过那壶，东西应该没大毛病。”

滕云走了过来，把琦老爷子带来的壶仔细看了看，好奇地问：“这跟刚才那把……好像差不多。”

“差不多？嘿，差多了！这把壶，顶多值三十块钱。可我那把，少说这个数！”说着，小梁子伸出两个手指头晃了晃，冷哼道，“这小子太不长眼，到手的鸭子给飞了！”

滕云不解，迟疑了一下问：“这是多少，两千？”

“两千？两千块钱让你看看。告诉你吧，二十万！”小梁子有些压抑不住心底的得意，“怎么样，送上门的，膀不动身不摇，这就干赚二十万，比那贩毒的利都大！”

“真差这么多？”滕云似乎还是不明白，拿过桌上的壶又看了看，问，“那您说，这一把就是假的了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怎么看呢？”

“这可不是三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，得交足了学费才学得会。”小梁子的兴致显得特别好，“当年我刚玩这个的时候，那当让我上的，死心都有了。有一回来一江苏贩子，带一皮箱紫砂壶，说是急着回家，没工夫熬了，打算一下子全处理了。我一看东西不赖，全是老东西，价钱也便宜，二十把壶，连皮箱一千块钱包圆儿，值。二话没说，切了！当时我真以为捡到大便宜了呢，猜怎么着，回来让懂行的一看，全他妈的歪货，连紫砂的都不是，整个是拿黄泥拌石膏，用模子翻的，气的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！”

“不能告他们吗？”滕云问得天真。

“真年轻！”小梁子摆出了一副老师傅的劲头，道，“从古至今，三百六十行，哪行都可以打假，偏这古董行打不了假，全凭的是眼力。这行的乐趣也就在这里。上隔壁的古玩城遛遛，净体面人在哪儿讨价还价，还不少外国人呢。俗话说，宁在中国搞古玩，不到外国挣美元。买明白了算你赚着，买亏了自己回家生气，还不能让人知道，省得丢人现眼，让人家笑话你是个棒槌！”

滕云忽闪着明亮的大眼看着他，似乎还是不大明白，问：“那这把壶又是怎么回事儿呢？”

“这你得问琦老爷子了，人家是专家，鼓捣紫砂壶几十年了。”小梁子看着琦老爷子说，“琦老爷子，您给上上课。”

琦老爷子从容地一笑，道：“什么叫淘宝，花一百万，上拍卖行买件值一百五十万的东西，那不叫淘宝。花一万块钱，买件价值一百五十万的东西，这才叫淘宝。为什么古玩界不能打假，比方说，您花一万买了人家一件价值一百五十万的货，您会给人



家补那差价吗——不能。所以说，您花一百五十万买人一件就值一万块钱的东西，也只能自认倒霉！”

“好玩儿。”滕云笑得天真。

“古董行的乐趣就在斗智。”琦老爷子从容地说道，“买家和卖家斗智。俗话说，买的没有卖的精，未必。买亏了，行里话叫打眼。买赚了，叫捡漏儿。如果真是买的没有卖的精，那也就不存在拣漏儿了。”

说到这儿，一件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琦老爷子高高地拿起那把刚拿回来的紫砂壶，手一松，让壶落到了地上。一声清脆的轻响，那把紫砂壶摔了个粉碎。

“您……您这是干吗啊！”小梁子也愣了，道，“再不济，三十二十的也值啊，干嘛摔了啊？”

“等会儿你就明白了。”琦老爷子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什么，道，“你以为赵秃子那人傻啊？”

“怎么个茬儿？”小梁子仍旧不解。

琦老爷子鼻子一哼道：“人有一块表可以知道时间，有两块时则不知道时间。什么意思，你自己琢磨去吧！许多时候，三匹马未必追得上一匹马，十个人未必赢得了一个人，天下之事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
琦老爷子经常说这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。

大雅斋老茶馆儿靠近昆明市最大的古玩城。古玩城里整天人进人出，尤其到了星期六星期天，古玩城里不但有店铺，还允许四区八县的小商小贩摆地摊，卖瓷器、玉器、铜器、木雕、紫砂壶之类，什么稀罕的玩意儿都有，更是显得格外热闹。

云南的古玩界和北京天津广州上海那边的不同，北京、天津、上海干这行的人多，成分杂，尤其明白人也多，可以说，全世界的明白人都往那儿跑。因为财大气粗，玩儿的档次也高，动辄一出手就是十万百万的。云南属于边境落后地区，群众的购买力和鉴赏水平相对较低，所以很少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买卖。

这两年，云南拼命地修路，使得许多地方也“天堑变通途”了，于是，许多在那些穷乡僻壤尘封了几百年的东西，也被翻腾了出来。

内行的人都说，真要论起来，云南的古玩市场可比北京的古玩市场真东西多多了，淘着宝的机会也多得多。试想，这就像是北京那山上有一万人在找宝，云南这山上才七八个人淘宝。就算您那老北京的东西再多，可架不住明白人也太多了，所以很难出什么奇迹，很难捡到大的漏儿。所谓伯乐一过，则万马皆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著名学者王森然写过两句诗：“迷网拦江有漏鱼，鹭鸶一过钓潭枯”，本是形容旧社会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的，形容北京的古玩市场也不为过。云南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，因为没那么多明白人，所以，淘到宝的机会也就多多了。

老程家的铺子这两年以卖明清老家具为主，店面可以说算是这古玩城里最大的，并排两大间，有七八十个平米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老家具。云南古玩店铺的经营大都是传统的家族式的。老程家是河南周口的乡下人，和袁世凯是正经的老乡。一晃，他这一家干这个也六七年了。平日来，老程负责跑外，找货源，他媳妇看店。俗话说，多